



標註

傳習錄
中

13
47
2



門 13
卷 2
47

德洪姓錢氏名寬德洪其字也
避先世諱以字行號龍山王門
上足也王龍溪著之行狀出龍
溪全書

答徐成之二書全書外集第五
載之而和刻文錄第三卷收之
據下文言置一書於外集全書
為是

傳習錄卷之中

德洪曰昔南元善刻傳習錄於越凡二
冊下冊摘錄

先師手書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書吾
師自謂天書是朱非陸論定既久一旦

反之為難一書姑為調停兩可之說使
入自思得之故元善錄為下冊之首者
意亦以是歟今朱陸之辨明於天下久

傳習錄

清伯陸澄字即原靜也
四書一今家所謂四書者卷周
道通書一首及陸原靜書二首
答歐陽崇一書一首共四書也
通答入論學一書前共五書也

矣洪刻先師文錄置一書於外集者示
未全也故今不復錄其餘指知行之本
體莫詳於答人論學與答周道通陸清
伯歐陽崇一四書而謂格物為學者用
力日可見之地莫詳於答羅整菴一書
平生見天下之非詆推陷萬死一生違
違然不忘講學惟恐吾人不聞斯道流
於功利機智以日墮於夷狄禽獸而不

謙說字兼乃交切音鏡爭也又
多言也

洵洵字兼水勢又水涌聲

魯其一體同物之心謙謙終身至於斃
而後已此孔孟以來賢聖苦心雖門人
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詳於
答聶文蔚之第一書此皆仍元善所錄
之舊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
白簡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詳
於答文蔚之第二書故增錄之元善當
時洵洵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

遭汙被斥 年譜嘉靖五年四月六日吉入觀見黜於時致書先生千數言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喜言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聖人為憂畧無一字及於得與榮辱之間

答人論學 案梁及全書其作答顧東橋書一本作論學與德洪小序合今從之

東橋名璘字華玉

案年譜茲年嘉靖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

膏月一穴名左傳成公二緊予曰居膏之上月之下若我何

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聞斯學為慶而絕無有纖芥憤鬱不平之氣斯錄之刻人見其有功於同志甚大而不知其處時之甚艱也今所去取裁之時義則然非忍有所加損於其間也

答人論學書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誠意一義鍼砭膏肓誠大惠也

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一義看故稍與提掇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世師傳影響謬誤未免墜於佛氏明心見性定慧頓悟之機無惟聞者見疑

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
 為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取次第多少
 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
 求為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
 亦無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便
 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來書云所喻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即
 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

非謂有等一據發書謂有之間
 當有截然二字而字法亦有之
 為是然本集亦脫之

能不無一據來書不字義然全
 書中所載及異本文錄皆存之
 ▲已乎一莊子太宗師曰若化
 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

外本末一以貫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
 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湯乃飲知衣
 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先有是事
 此亦毫釐條忽之間非謂有等今日知之
 而明日乃行也

既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
 並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
 不無先後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

注曰已乎助語也。此卷六十八版暴其陰也。已乎十四版輕香於孔已乎皆此類也。

即是意即是行之始。朱子大學誠意章章句曰誠其意者自脩之首。

欲後之後和版誤作行。

食等說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為近聞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邪？知湯乃飲。知

所謂一來書所謂也。

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說。則知行之為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來書云。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為學者喫緊立教。俾務躬行。則可若

與諸本誤作標今之。

真謂行即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
必有闕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知行並進
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
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為後世學者
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各一並
進之說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
即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畧

朱子亦言具衆理而應萬事本
心之外豈亦有物理乎

有孝親之心中庸曰誠者物
之終始不誠無物

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
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為是說以苟
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
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
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
何物邪心之體性也體即理也故有孝親之
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
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

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晦菴謂人之所
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
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
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啟
學者心理為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
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
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闕而不達之處此告子
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

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
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
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
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
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來書云所釋太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
此固孟子盡心之旨朱子亦以虛靈知覺
為此心之量然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

格物

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則其所以為是語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為物格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為誠意正心修身以死壽不貳修身以俟為知至仁盡聖人之事若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

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死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為知存心養性為行乎吾子驟聞此言必又以為大駭矣然其間實無可疑者一為吾子言之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贊成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曰此生

傳習錄
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
者也故須加存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
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
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
已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已事也是與天
爲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
與天爲一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
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

全而生之予全而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
行賢人之事也至於殒壽不貳則與存其心
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固已
一心於爲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
殒壽不貳是猶以殒壽貳其心者也猶以殒
壽貳其心是其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
尚有所未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
以殒壽貳其爲善之心若曰死生殒壽皆有

傳習錄
定命吾但一心於為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為一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則尚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嘗有而今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者也故曰此困

捕風一氣志求仙如擊風捕影終不可得
卒天下下學子騰文公上篇語
集注曰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

知勉行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為格物致知使初學之士尚未能不貳其心者而遽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幾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內博而寡要者無乃亦是過歟此學問最緊要處於此而差將無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

玩物喪志書經旅獒語
取其指朱子文集
晚年定論傳習早卷載之而此
卷答羅整庵書論之詳

其身之陷於罪戮嗷嗷其言有不容已者也
來書云聞語學者乃謂即物窮理之說亦
是玩物喪志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
數說標示學者指為晚年定論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
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
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
與理而為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

孟子公孫丑上曰今人乍見孺
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
心
論語雍也宰我問曰仁者雖告
之井曰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
何為其然也云云
孟子離婁上淳于髡曰男女授
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
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
是豺狼也云云

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
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
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
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
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
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
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
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

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
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
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
內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
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爲不可與若鄙
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
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
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

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
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
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
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
鮮有不昏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則
善惡之機真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
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段大畧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說之弊不可
以不辨也夫學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
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
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
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
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
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
固已卽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

觚字彙竹簡也陸士衡文賦或
操觚以率爾

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
以無疑則有問問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
疑則有思思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
有辨辨卽學也卽行也辨旣明矣思旣慎矣
問旣審矣學旣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
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
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
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

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
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
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
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今吾
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
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為知而謂窮理為無行
也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邪豈有不行而
遂可謂之窮理者邪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

明道云一窮理字本出易說卦
明道以只便二字活說之王先
生所說窮理則以心說之故知行貫在其中蓋亦明道之意朱文公所說特以知識一邊故不貫行在
夫不貫行之知豈能盡性以至命哉明道點只便二字是妙解而易意與朱說異亦可見也○明道語
出遺書洛陽議論而橫渠朱子並議之共見中庸輯畧下

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
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
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
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邪是故
知不行之不可以為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
為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則知知
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為兩節事矣夫
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

傳習錄 卷中
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為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為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已」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吾

四此字指良知

禮記仲尼燕居云治國而無禮猶譬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
○字彙偃偃無見貌

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猶日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偃偃然求明於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精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不容於不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來書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即物窮

深居端坐云云是本王子之濂
戒然自世儒以陸王之學流為
頓悟宗後學者不聞其道不講
其學想像憶斷遂以為深居端
坐云云之流亦可笑語錄中所
說不可枚舉卷畢果亦自明辨

正所以窮理云——但非朱
子所謂窮理耳

理誠使居闇之士深居端坐不聞教告遂
能至於知致而德明乎縱令靜而有覺稍
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果能知古今
達事變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其
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
心之非之格語雖超悟獨得不踵陳見抑
恐於道未相脗合

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

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即物
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
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
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
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
而無遺矣尚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
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
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

傳習錄 卷中
虛無以為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
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
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
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
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
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
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為一物意用於治民即
治民為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為一物意

用於聽訟即聽訟為一物凡意之所用無有
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
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
如格于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
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
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
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
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

格于文祖語出書堯典朱子本
學或間引以證之
有苗來格書大禹謨曰帝乃誕
敷文德舞千羽于兩階七旬有
苗格注誕大也
格其非心語出書罔命篇格字
考出上卷十一版

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為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為訓而必以至字為義乎如以至字為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

今案窮理二字出於說卦傳

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為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啟後世之弊邪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太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為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嘗有行非惟不

傳習錄
卷中
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
之學所以析知行爲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
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吾子
蓋亦未免承沿積習則見以爲於道未相脗
合不爲過矣

來書云謂致知之功將如何爲溫清如何
爲奉養卽是誠意非別有所謂格物此亦
恐非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見而爲是豈非
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歟若果如吾子之口
寧復有可通乎蓋鄙人之見則謂意欲溫清
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
實行其溫清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
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爲溫清之節知如
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
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爲溫清之節者之知而

實以之溫清致其知如何為奉養之宜者之
 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清之事
 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
 於溫清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
 為溫清之節者而為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
 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為奉
 養之宜者而為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
 格物溫清之物格然後知溫清之良知始致

奉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
 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溫清之良知而後溫
 清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
 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識此區區誠意
 致知格物之說蓋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
 無可疑者矣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
 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

大學章句
 致知格物
 物格而後知至
 知至而後意誠
 意誠而後心正
 心正而後身修
 身修而後家齊
 家齊而後國治
 國治而後天下平

愛不告而娶事見孟子離婁及
萬章上篇○武不葬而興師事
見史記伯夷列傳○養志事見
孟子離婁上○小杖大杖孔子
家語六本篇曰曾子耘瓜斬其
根云云子曰女不聞乎昔魯叟
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云云小
極待過大杖則逃定云云○割
股朱子考異之昌黎外集董
氏日抄事文類聚外集五月五
日下邳郡代辭二十卷等論之
李退溪自省錄亦論之○廬墓
孟子史記家語等有此事魏史
有王袁徐節孝戴言行錄剔股
廬墓見宋史選舉志蘓軾語朱
子本學或問中亦引此語

詳毫釐千里之繆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
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
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
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
必須討論是非以為制事之本然後心體
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
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

道在邇乎離婁語○大道告
子下語由作求

者以為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
易而求諸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
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
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
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
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為學而其所謂學者正
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
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

汲汲字彙不休息義

禮記經解曰禮之於正國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為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

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且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

堯舜稷禹多廢廟本旨本於家
山之意考下文三十二版出之

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
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
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
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
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
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
宜不得已而為此邪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
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

為無後一離婁下孟子曰不孝
有二無後為天舜不告而娶為
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
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
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後武之心而
非誠於為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
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
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
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事
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

多聞一論語為政云子張學于
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
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
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也
○又述而子曰益有不知而作
之者我無之多聞擇其善者而
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前言往行易大畜大象傳云君
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好古一論語述而子曰我非生
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者也
博學審問出中庸○溫古一出
論語為政及中庸○博學詳說
孟子離婁下曰博學而詳說之
將以反說約也○好問一中庸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
好察邇言德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云云

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來書云謂太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
牽合至於六經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
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溫故知新博學
詳說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於事為之際
資於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
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

務外好高一論語子張篇曾子
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朱註曰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
而為仁亦不能以輔人之仁
也

子學語出於告子下

德性之良知此卷六十五版答
歐陽崇一書論之詳

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為學而不能求諸其
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
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
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為
學也夫子嘗曰益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
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
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
白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

夫子謂子貢論語衛靈公篇語
朱註曰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
言此以知言也是說甚支離知
行既為二其為一以貫之者果
何也

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
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為次則所謂知之
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
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
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識在於多
學而識則夫子胡乃謬為是說以欺子貢者
邪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為心則

學一貫子下篇語

朱子亦一朱子於論語則注之
曰溫尋繹也是以知釋之者也

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
行合上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
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學者學此心也
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
詞以為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
具於其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已盡溫故知
新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

於中庸則注之曰猶燻之温
一灑沐乎其所已知一是有心
之屬也云云是以行釋者也

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温故而温故乃
所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
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
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邪舜之好問好察
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
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為而廢論
說但其從事於事為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
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

楊墨一孟子滕文公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又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云云註程子曰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近思錄伊川先生曰至
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於是也▲鄉愿一論語陽貨篇曰鄉愿
德之賊也○孟子盡心下萬章
曰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居
之似忠信云▲堯舜一事詳
出孟子萬章篇▲子之一事見
孟子公孫丑下○又梁惠王下
齊人伐燕注曰案史記燕王噲
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云
云史記出燕世家▲湯武放伐
事見孟子梁惠王下▲楚項一
楚項羽立義帝輔攝之後後之
事見史記項羽本紀▲周公輔
成王攝政事見周書▲莽一通
鑑綱目前漢平帝元始五年安
漢公莽居攝踐祚注初泉陵侯
劉慶上書言皇帝富春秋宜令
安漢公攝行天子事如成王周

徒事口耳談說以為知者分知行為兩事而
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楊墨之為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
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
操之攝輔謾無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
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
堂建辟雍制曆律岬封禪又將何所致其
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

公故事群臣皆以為宜。○又冬十二月安漢公葬武帝。▲標一綱曰後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適從一左傳僖公五年曰一國二公吾誰適從。▲明堂辟雍考出後。▲曆日曆律音律。▲封禪共祭名考見後。▲論語一是述而篇我非生而知者章集注尹氏語也故答書曰釋論語者云。▲來書或脫釋字也。

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舜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畧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

呂氏月令一秦呂不韋所撰之書名曰呂氏春秋。○禮記月令篇正義云按鄭氏目錄曰本呂氏春秋十一月記之首章也。○又明堂位題注正義引鄭氏之目錄詳其制。○又大戴禮有明堂篇。▲齊宣王政則勿毀之矣。注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案王先生之說蓋論其本而孟子之教是我愛其禮之意也。○齊宣當周二十二代赧王之時。▲幽厲一厲王周室第十一主幽王第十三王周道從是傷衰。▲無恙一神里經北方有獸曰羆羆恙也黃帝殺之由是人無羆疾謂之無恙。▲茅茨一史記本紀茅茨不剪土階二等是堯之治也。▲成王康王周之第二第四王也。▲不忍人一孟子公孫丑上云先王有不忍人之心而斯有不忍人之政云。

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宋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為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

▲武帝一綱目漢武帝建元元年趙綰請立明堂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東宮加璧迎之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史記天漢四年東巡狩祀明堂修封禪▲武后一謂唐則天皇居綱目中宗嗣聖五年二月毀乾元殿作明堂▲辟雍一禮記王制曰太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古注辟雍水環如璧泮宮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三代之學一孟子滕文公上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云皆所以明人倫也云▲孔子云語出里仁為律而身為度本史記稱禹語▲然後可以語之中庸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

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邪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為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為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為律而身為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

▲器數之末一禮記郊特牲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儀禮經傳通解冠義下朱子曰今按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具備之時之語云今謹案下文曾子語亦未必然須詳味之▲曾子一語出論語泰伯篇▲堯命羲和一書堯典文祭註云羲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若順也其所以觀天之器下篇璣璣之屬是也▲在璣璣玉衡一書舜典注在察也美珠謂之璣璣機也以璣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璣也以玉為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云○切案授氏時是政之大本故曰七政▲仁民一語出子學子盡心上篇▲堯舜之知一同上○象山集要一與邵叔道書曰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

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邊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璣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曆數之學臯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

云亦此意也▲小慧一論語
衛靈公篇好行小慧注小慧私
智也

▲推步 後漢馮鯤傳美推步
之術注謂日月五星之度昏且
節氣之差史紀黃帝本紀迎
日推筵

靡一字彙者屢也又無也又爛
也又滅也

司馬相如一漢武帝元鼎六年
綱目曰帝自制封禪儀注初司
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上封
泰山會寶鼎上乃令諸儒采尚
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云

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
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
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
者邪封禪之說尤為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
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為誇侈以蕩君心而
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
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
吾子乃以是為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邪

夫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
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
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
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
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
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為生知者
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
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

夫拔本塞源一左傳昭公九年
文字○案是至論中之至論明
文中之明文自秦漢以來數千
歲之間惟有此一文而已

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
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
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
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
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
能知者以為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
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為之分釋未
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

一字竟

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
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
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
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嗷嗷焉危
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
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
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
莫不欲安全而欲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是程子
語然本禮記禮運聖人以天下
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語
其視天下之人今張橫濱西銘
正言此意

有我之私一近思錄程子曰人
有身則有自私之理宜難與道

聖人有憂一孟子語考出下

心體之同然一孟子止字上云
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云

命契一舜與帝曰契百姓不親
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于教

在寬○孟子滕文公上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教以不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前

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

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

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

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

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

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太端則堯舜

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
者而巳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
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
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
者雖其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
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
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
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

啟非如朱 書堯典帝曰疇咨
若時登 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
帝曰吁賢臣罔聞乎○孟子萬章
上可謂朱之不肖

第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
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
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
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
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
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
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
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

應歷一老子經衆人熙熙如享
太宰如春登臺

臨臨一子壘盡心上王者之民
皞皞如也注黃天自得貌

象山集要三與包顯道書曰十口
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
智不矜功能故通體皆是道義
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豈能泯
滅第令人太頭既沒於利欲不

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
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
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天下之
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
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
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
異若阜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
之務或營其不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

能大自奮拔則自附託其間者
行或與古人同情與古人異此
不可不辨也若真是道義則無
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
可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
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萬世無
一毫自多之心云
稷一契一夔一考並出上卷
仰事俯育孟子梁惠王上云
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夷之一舜典帝曰咨四岳有
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
咨伯汝作秩宗

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
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
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
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
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
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
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
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

不言而喻孟子盡心上曰四
體不言而喻注云言四體不待
語言而自能曉悟也
至易至簡一易上係辭曰乾以
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
易從云

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
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
脈條暢是以痒痲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
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
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
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
衰王道熄而霸術熾孔子既沒聖學晦而邪
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

王道熄一孟子離婁下曰王者
之迹熄而詩亡注謂平王東遷
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

假之外一孟子盡心上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蕪塞一明道先生論異端曰是皆正路之塞蕪聖門之蔽塞關之而後可以入道近思錄

管仲商鞅蘇秦張儀皆霸功權謀之徒傳共見史記列傳

世之儒者指漢儒

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以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

煨燼一秦始皇焚天下之書其殘編或存者謂之煨燼之餘

聖學之門牆一論語子張篇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訓詁一漢有專門學毛萇之於詩鄭玄之於禮之類也今時談經者皆知賤之而其於論孟則又不過爲之訓詁而其詳則卻不知一子之於詩禮之類籍籍一音寂語聲則漢江都易

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智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飭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多有記誦之學而傳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

跳跟一勇躍獲莊子跳跟乎井
幹之六

又不知其幾家萬徑于蹊莫知所適世之學
者如入百戲之場謹謹跳跟騁奇鬪巧獻笑
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
耳目眩矜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
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
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
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
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

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
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且遠且晦而功利之
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警惑於佛老而佛老
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
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
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
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
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

習以成性一太申曰習與性成

軋一字彙心點切勢相傾也

銓一字彙與銓同莊子銓才
說之徒注銓量人物也。銓
量也度也。
軸一車軸蓋謂樞要然連銓字
則遷拙人才之官唐有尚書銓
侍郎銓等是選官也。
潘泉一謂潘鎮之官泉闕同音
擊

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
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潘泉之
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
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
誦之廣適以長其教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
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
以飾其僞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
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

成天下之務易上係辭曰唯後
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若是之積染一應上文霸術之
傳積漬已久若是之心志一
應上文功利之心云云若是
之學術一應上文記論知識聞
見辭章等語
贅疣一莊子附贅垂疣○字彙
疣痼也○宋玉九辨圓枿而方
鑿兮吾固知鈕鑄而難入○字
彙枿音內
其勢有所必至一指上文所謂
斯人淪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
聖人之學之語

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其成天下之務而
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
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
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
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枿鑿則其以
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
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
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

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
 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
 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
 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
 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
 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
 吾誰與望乎

答周道通書

豪傑一孟子盡心上曰侍文王
 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
 雖無文王猶興
 答周全書作啟問和刑從之而
 異本有作答周者今據從之夫
 啟問不知為何義而見卷首德
 洪之小序有答周道通陸清伯語則其以字相似誤之無疑○案其本全書題下有甲申字是嘉靖三
 年先生五十三歲之書也按年譜嘉靖元年二月龍山公卒三年四月服闋則書中所謂憂病及荒憤
 等語是喪中之詞也而下文云春間再承則是為二四月中之書亦可知

吳會兩生至備道道通懇切為道之意殊慰
 相念若道通真可謂篤信好學者矣憂病中
 曾不能與兩生細論然兩生亦自有志向肯
 用功者每見輒覺有進在區區誠不能無負
 於兩生之遠來在兩生則亦庶幾無負其遠
 來之意矣臨別以此冊致道通意請書數語
 荒憤無可言者輒以道通來書中所問數節
 畧下轉語奉酬艸艸殊不詳細兩生當亦自

立志一先生之教人格致之
基作聖之功固無別法而示衆
立志說甚詳盡可並考

能口悉也

來書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來於先生
誨言時時體驗愈益明白然於朋友不能
一時相離若得朋友講習則此志纔精健
關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
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乃今無
朋友相講之日還只靜坐或看書或游衍
經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

意思和適然終不如朋友講習精神流動
生意更多也離羣索居之人當更有何法
以處之
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太畧亦
只是如此用只要無間斷到得純熟後意思
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爲學緊要大頭腦只
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
好色之人未嘗病於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

方便 法華有方便品祖處書
竟曰方謂方法便謂便宜
●法門以法為入道之門也

易擊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
同歸而殊塗一致百慮天下何
思何慮朱子本義曰理本無二
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
慮為哉○近思錄謝顯道見伊
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
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
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伊川直
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道恰好
著工夫

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
自知得痛痒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謂
之方便法門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
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來書云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
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
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
底氣象一併看為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

此卷答歐陽崇一書再論此條
盡其餘音

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
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墮於無也須是不滯
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
問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
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擊言何思何慮是言
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
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

寂然一易繫辭曰易無思也無
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今案無思無爲是說本
體何思何慮是說工夫然工夫
卽本體本體卽工夫更無二致
也○又案上卷雖曰何思何慮
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
克治說與此少異也蓋前說也

傳習錄 卷中
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
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卽是天理天理只是
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
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
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
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
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
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

濂溪一太極說曰聖人定之以
中正仁義而主靜自註曰無欲
故靜

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
伊川卻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
之說既而云卻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
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
之言雖已不爲無見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
來書云凡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
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
乃就實地做工夫去纔不會差纔是作聖

昔人一近思錄伊川先生曰學者不學聖人已欲學聖人須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論語公冶長篇老者安之註程子曰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小人一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曰願以小人之心為君子之心屬厭而

工夫未知是否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真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

程子語出近思致知類下語同○孟子告子上下日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伊川前說本之而活說也

事上磨鍊此亦王氏之家法而格物之實功博文約禮之事也上卷二十七葉曰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又二十六葉曰人正要此等時磨鍊○下卷五張曰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

矣程子嘗云觀著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

來書云事上磨鍊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

乃有益只好靜遇事便亂無長
進那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實
放溺也○又三上張曰隨徐本
事上磨鍊也好云

▲安可謂無事一上卷五十二
版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
子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
事

所論一此卷致遠陽崇一書亦
再論此條

處之盡吾心而已然乃有處得善與未善
何也又或事來得多須要次第與處每因
才力不足輒為所困雖極力扶起而精神
已覺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寧不了
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

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
免有出入在凡人為學終身只為這一事自
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

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寧不了事
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尚為兩事也必有事焉
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
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有
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
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
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
善者卻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

者也

來書云致知之說春間再承誨益已頗知用力覺得比舊尤為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之還須帶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處本來致知格物一併下但在初學未知下手用功還說與格物方曉得致知至云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果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

與友人

朱陸之辨外集第二效徐成之弟一書詳盡然錢德洪於小序論其意亦可見

近有一書與友人論此頗悉今往一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來書云今之為朱陸之辨者尚未已每對朋友言正學不明已久且不須枉費心力為朱陸爭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點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來決意要知此學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又嘗見朋友中見有人議先生之言

吳涉禮一書一程全書及近思錄所載并作吳師禮是益州書之訛○介甫王荆公字

▲先生與人一文錄第一答在石潭內翰書曰有未盡不惜放論不益於兄必益於我是辛未之書先生時四十歲

者輒為動氣昔在朱陸二先生所以遺後世紛紛之議者亦見二先生工夫有未純熟分明亦有動氣之病若明道則無此矣觀其與吳涉禮論介甫之學云為我盡達諸介甫不有益於他必有益於我也氣象何等從容嘗見先生與人書中亦引此言顧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節議論得極是極是願道通遍以告於同

昔人一荀子修身篇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我而當者吾友也語諫我者吾賊也近思錄道體載明道先生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庄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

志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也以言五語謗人其謗淺若自己不能身體實踐而徒入耳出口啾啾度日是以身謗也其謗深矣凡今天下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為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則在我無非警惕修身進德之地矣昔人謂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師又可惡乎來書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傳習錄 卷下 吳石

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
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
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
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
生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
已不是性也云云名是文曰性
論朱子作之註見全書○禮記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
物而動性之欲也

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說何故不
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
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二先生
之言皆未能曉每看書至此輒為一感請
問
生之謂性生字即是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
氣即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即
是性即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

程子語見遺書曰論性一之
則不是

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
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
不論性不明亦是為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
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
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答陸原靜書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安心

答陸原靜一是嘉靖三年甲申
先生五十三歲在越時之書○
文錄第二寄陸原靜書云爾元
善曾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

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
近日朋輩見之卻因此多有省
悟始知古人相共論辨窮詰亦
不獨要自己明白直欲共明此
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
肯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
原靜則亦莫敢如此曲折詳盡
故此原靜一問其益於同志良
不淺淺也云
案原靜嘗濬仙釋又好寧靜故
所問多其病上卷原靜所錄可
以見之
易恒象傳曰天地之道恒久而
不已也
中庸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
不測

傳習錄 卷中
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既恒動則無刻斲
停也

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安心
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
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安心亦
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斲停
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至云

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
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
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
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
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
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
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
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

之謂矣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為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為原靜愛養精神

前日精一 一 文錄第二 答陸原靜第一 書曰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往生益嘗弊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心以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云云

元神 一 上卷四十一 版既有此問及此答

近思道體伊川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不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又曰在天為命在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案程子論道體如此而朱子亦從之然而其所以終支離者蓋別工夫本體分知行先後及格物致知之幾以致之耳而其論道體亦至精微之處則不能無少違也當精察之

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寔亦不外是矣
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真陰之精真陽之氣云云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以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

專習錄

卷中

四

三關一五車韻瑞黃庭經曰
為天關手為天關足為地關
七返道書從寅至午為七返丹

九還韻瑞曰隱丹經有大小還
丹九還盧合九轉言九遍循環

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云三
關七返九還之屬尚有無窮可疑者也

又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即所謂性善也未
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
何常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邪中也寂也
公也既以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
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太公實未有也豈

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
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
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
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
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太公未能全者
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即良知
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

外者乎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觀不聞無思無為之謂必常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邪

動而未嘗一動靜動靜章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觀不聞無思無為之謂也不觀不聞無思無為非槁木死灰之謂也觀聞思為一於理而未嘗有所觀聞思為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為之生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

動

動極一太極圖說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而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為靜從欲為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為動無事而寂然為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之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

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為靜而已發為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

朱子太極說曰靜而常覺動而
幾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
寂者也○感感說曰易曰無思
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故君子居則曰無思慮也
無作為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
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
乃天命之全體入心之至正所
謂體用之一源流行不息者也
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
未發也見感通之體於其已
發也見寂然之用亦各有當
而實未嘗分為故程子曰中者
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
遂通者也

為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
則雖搞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
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
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
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
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
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
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

遂通者也○朱子太極說文錄若王右澹書詳盡

以意逆志一子季萬章上曰說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
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
有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
也註曰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
立之自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
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
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
意逆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
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
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
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
民而非真無遺民

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在
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
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
滯於文義則靡自子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
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
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
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
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

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為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為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為動靜春夏可以為陽為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為陰為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

元會一十二時為一日三十日為一月十一月為一年二十季為一世上一世為一運二十運為一會以十一會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見皇極經世書○刻者漏刻也以一晝夜為百刻○秒者一晝夜十分之一也忽微者又益少細也所謂一伊川易傳序文心從法華一出六祖法壇經嘗試孟子梁惠王上曰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夏此不息秋又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秒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來書云嘗試於心喜怒哀懼之感發也雖

傳習錄 卷中
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即固然消阻
或過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後然則良知
常若居優閑無事之地而爲之主於喜怒哀
憂懼若不與焉者何歟
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
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謂良知常
若居於優閑無事之地語尚有病蓋良知雖
不滯於喜怒哀憂懼而喜怒哀憂懼亦不外於良

知也

來書云夫子昨以良知爲照心竊謂良知
心之本體也照心人所用功乃戒慎恐懼
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戒慎恐懼爲良知
何歟

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又日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
理而謂之靜歟安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

夫子昨一前章有此問答是其
啓問也

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歟且既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啟蒙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

不貳中庸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養生一周子通書後錄養生心亭記曰子亭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焉而存耳蓋寡焉以至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孟子出盡心下

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為照以照為妄也照心為照妄心為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來書云養生以清心寡欲為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欲寡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

引犬一不引犬二書曰好養天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朴之若既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健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欲未萌一案是王氏家法上卷三十二張曰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按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為快云云又下卷三十九版曰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色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按尋掃除廓清恐是剝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太得人病根更有太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云云可並考之

欲為此之功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剝洗蕩於眾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

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為患也今日養生以清心寡欲為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不思善一語出於祖法壇經
即凡禪錄中多言之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
面目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於
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
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淨自
在惟有寐而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
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
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
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欲

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
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者
遊乎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
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
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
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
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

佛氏常惺惺一語是謝顯道說存
養之語然本於傳燈錄瑞巖禪
師主人公惺惺否之語故言佛
氏

不消說夜氣上卷二十七版
日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
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
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
氣得兔韓非子五蠹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
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莊子外物篇曰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
忘蹄注筌蹄取魚取兔之具也既得則無用矣在兔意在得兔也○案是語文用韓非子意用莊子者

大畧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
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
靜自在主之便自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
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
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為失其良
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
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
已不消說夜氣卻是得兔後不知守兔而仍

也

去守株兔將復失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
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
生而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
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
靜今卻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卻又
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
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
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

佛氏所謂一是指國乘之學
○稿木死灰語本出莊子齊物
論
佛氏又一是指家常談如瑞巖
與主人翁類

後念不生今卻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
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稿木死灰之謂矣
來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
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
其即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
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
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
則工夫間斷耳且念頭放失多因私欲客

氣之動而始忽然驚醒而後提其放而未
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精日
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即
全功乎抑於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
之功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
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
又爲思善之事而於本來面目又未達一
間也如之何則可

質美者一近思錄為學明道先生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查字無查滓義正字通渣注曰俗為渣滓字云云滓注曰散也濁也

戒懼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豈有兩事邪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末後卻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及有本來面自未達一間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病去此病自無此疑矣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如何謂明得盡如何而能便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查滓多障蔽厚

不易開明質美者查滓原少無多障蔽畧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此少查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難曉原辭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曾面論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來書云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樂果情乎私欲客氣果一物乎

聰明睿知中庸二十四章末註曰聰明睿知聖人之資也

子房張良也○仲舒姓董共漢人○叔度姓黃名憲後漢安帝時人太原郭泰曰叔度在注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孔明姓諸葛蜀人○文中見前○韓韓魏公名琦○范范文正公名希文

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韓范諸公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愈於學知困勉者乎愚意竊云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詁之過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義禮知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

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痛非一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有其學違道不遠者也使其聞學知道即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畧

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卽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卽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爲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數公者天質既自清明自少物欲爲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違道不遠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

行不著一孟子盡心上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於多岐疑迷於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後儒嘗以數子者尚皆是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此亦未爲過論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徇於聞見之狹蔽於沿習之非而依擬倣象於影響形迹之間尚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則亦安得以

以己之昏昏一孟子盡心下曰
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
其昏昏使人昭昭

周茂叔一近思錄為學明道先
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壽
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
行知行二字亦是就功用上說若是知行本
體即是良知良能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
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
樂處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
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
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

樂是心之本體一
下卷四十六
版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
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
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
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
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
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澄
平生多悶未嘗見真樂之趣今切願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
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
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
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
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

何道可得——是只推其意言之耳而上文亦有吟欲且精且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之問騎驢——傳燈不解即心是佛真是騎驢覓驢

傳習——語出上卷此卷是續錄故指上卷曰傳習錄

即此而在矣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尚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之蔽也
來書云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懣憂患恐懼為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瘥譬之極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

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瞭如明鏡畧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畱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往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明鏡之

佛氏——應無所生而生其心是金剛經文

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卽是生其
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是無所
往處病瘧之喻旣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問
可以釋然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
則亦安可以其瘧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
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旣
晚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
病之已發未發邪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

不一然皆起於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
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將冰消霧釋有不
待於問辨者矣

答原靜書出讀著皆喜澄善問師善答
皆得聞所未聞師曰原靜所問只是知
解上轉不得已與之逐節分疏若信得
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工雖千經萬典無
不脗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何必如

文錄第三寄陸原靜書曰南元
善言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
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深如此
近日朋輩見之卻因此多有省
悟始知古人相共論辨窮詰亦
不獨要自己明白直欲其明此
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
嘗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
原靜則莫敢如此披豁吐露就
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
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益
於同志良不淺淺云云

佛家一涅槃經二十六日凡一切凡夫雖觀於果不觀因緣如犬逐塊不逐人亦復如是○祖庭事苑第八獅子咬人下云木般若論云有獅塊於犬犬逐塊也塊終不止有獅於獅子獅子逐入其塊自止案是自大般若論變來也

答歐陽崇一據前後例當有書字○崇一名德案年譜曰嘉靖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之書也○曰德初見先生於虔最年以在已領鄉薦先生恒以小秀本呼之故遣服役德欣欣然命雖勞不怠先生深器之嘉靖癸未第進士出守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為初政倥偬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偬中豈必聚徒而後為講學耶▲來書一來書上本有崇一二字今據前後例除去之

此節節分解佛家有撲入逐塊之喻見塊撲入則得入矣見塊逐塊於塊奚得哉在座諸友聞之惕然皆有惺悟此學貴反求非知解可入也

答歐陽崇一

來書云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

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日落在第二義恐為專以見聞為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

孔子云一子罕篇語先生之解與朱註異詳見下卷四十七版

鶴突一正字通下見編云糊塗
讀為鶴突或曰糊塗不分曉也
鶴隼也突起凶暴之狀也

故致良知是學問太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
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卻頭腦而
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
有致良知之說然其功夫尚多鶴突者正是
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
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
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醜
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

見聞醜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
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
為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
為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
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
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卻頭腦矣崇一於此
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問正為發明此

師云上文答周道通書中語

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來書云師云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即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自用智矣學者之弊大率非

壬辛正德十六年壬巳及嘉靖元年辛午之歲也

沈空守寂則安排思索德辛壬之歲著前一病近又著後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別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沈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自用智其為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

思曰睿睿作一旬共書經洪範語

心之官一孟子告子上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解云：上文答周道通書中語

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為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來書又云：師云為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只是這一件。若說寧不了事不

可不加培養，卻是分為兩事也。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寧不了事，且加休養，致知也。如何卻為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可矣。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於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於精力

已甚，孟子離婁下曰：伊尼不為已甚者，集注已猶太已乎，助語也。考出此卷四版。

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
此說亦不為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
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
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
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
君子之躊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
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

君子素一中庸語○思不出
易良太象傳及論語子罕篇曾
子語○凡謀至能者歐陽修秋
登賦
勞其筋骨至其所不能至了告
子下之

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
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
能者皆不得為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
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動心忍性以
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
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
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舍於其間是
以將一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

其言曰...
子語曰...
其言曰...
其言曰...

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自用智便是義
外便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病便不是致
良知以求自謙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畢事
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事勢困於精力皆是
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
誠二則偽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又誠一真
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
色此之謂自謙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

鼓舞支持者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
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
受病之所從來矣

來書又有云人情機詐百出御之以不疑
往往為所欺覺則自入於逆億夫逆詐即
詐也億不信即非信也為人欺又非覺也
不逆不億而常先覺其惟良知營徹乎然
而出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多矣

論語憲問篇子曰不逆詐不億
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爲人所欺。一憲問注楊氏曰君子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矣案先生是說暗論此注又之弊

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不億不信爲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爲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卽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爲人所欺者尚亦不失爲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

實際一出傳燈爲山傳字彙際極也

恒易以知一易下係辭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本義曰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簡而又能知阻則不困於阻○今案險者易之反阻者簡之反也吾之德行既易簡則自然知其險阻而無疑猶邪者正之反而五之德既正則一毫之邪無所不知也先天至神乎易不言語○傳習下四十三版曰先天而天不違天卽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卽天也

覺者之尤爲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心矣然亦穎悟所及恐未實際也蓋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恒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恒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夫謂皆覺合詐者是雖不逆入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

自信一和版文錄第四答陸元
靜第二書日以講學異同議論
方與吾儕可勝辨乎惟當友求
諸已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
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
輒是已而非久也使其言而非
歟吾斯既已自信歟則當益致
其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所
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云
云○第五答友人書曰君子之
學務求在已而已毀譽榮辱之
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
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
不自得止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定矣其何以爲君
子往羊羔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群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
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已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已乎云云○又答伍汝

直書曰昔人有言何以止詢曰無辯人之是非毀譽如水之濕如火之熱久之必見豈能終掩其實者
故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也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詢也有其事而辨之是增益已之惡而
人之怨也皆非所以自修而平物也云云○傳習錄所載致吾輩又書言自信之意深切著明可並案之

也常有求先覺之心即已流於逆億而足以
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免也
君子學以爲已未嘗慮人之欺已也恒不自
欺其良知而已未嘗慮人之不信已也恒自
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
也恒務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
無所偽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
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
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
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
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明則無所容
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
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
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
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爲不能先覺者
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即謂之

思乎諸一語出中庸下同

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
言可以前知矣

答羅整菴少宰書

某頓首啓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
答曉來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而讀之恐至贛
後人事復紛沓先具其畧以請來教云見道
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
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爲極則也幸

整菴名錄順字允升文錄一本
題下有庚辰二字○是正德十
五年先生四十九歲之書○年
譜是年六月如贛
匆匆卜字彙勿字注曰勿凡急
遽者稱勿勿今俗于勿勿中斜
加一不字讀聰失其甚矣

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爲極則
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耳
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詎嘗
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其
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曉諭
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
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感激當何如
哉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而世

論語述而篇子曰德之不修學
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
改是吾憂也

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誥節皆自以爲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摩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已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太學古本

之復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太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

不敢以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詞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宋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

而誤之誤全重及通本皆作補
異本文錄及書其作誤今從
之

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因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脩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為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想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

精義至德也易下繫辭文
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
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

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
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已
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
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已性為有內也是有我
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
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
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

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一先生太
學問發盡精微其如所謂身心
意知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
雖亦各有其其實只是是一物
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
之工夫雖亦各有其名而其實
只是下事宜熟玩

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
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
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且可見之地故格物
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
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
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
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疑聚而言
則謂之性以其疑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

義外一出孟子告子上文公孫
丑上云我故曰正學未嘗知義
以其外之也

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
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
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
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
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
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
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
認理為外認物為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

凡執事一案今之辨王子者亦
不過此數說夫先生之論明白
詳盡如此而猶以是譏之何其
頑

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
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
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
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為而遺棄其
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
之約而脫畧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
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
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

邪說誣民孟子滕文公下語
人得而誅一孟子滕文公距楊
墨注邪說言正人入得而攻之
不必重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
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
朱子九條一朱子太學或問格
物章舉程說九條曰此九條者
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
與其次第工程也○九條則言
作凡條

楊墨一考出于前○近思錄伊
川先庄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
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
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
道師只是過於厚此商只是不
及此然而厚則漸至於善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
者其未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事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此

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
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
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事之高
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
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為之有要作用不同
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
繆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
父無君一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

所謂一象山集要第一與曾定
之書曰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
哉

而生未必不以之為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
耳楊子為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為說亦豈滅
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
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
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
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
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
子云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

孟子語出滕文公下

韓氏語與子儒尚書中之文

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嗶嗶於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

衆方嘻嘻一易家人九三家人
嗚嗟悔厲言婦子嘻嘻終吝
出涕一易離六五出涕沱若戚
嗟若吉

晚年定論一附錄於下卷以
此書稱晚年者而其并年之論
或有之整庵議之故答書云云

一旦與之一年譜正德二四年
下當參考之
知我一詩王風黍離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

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為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為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為此知我者

悠蒼天此何人哉

不直則道不見一孟子滕文公
上墨者夷之求見章孟子語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牴牾
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
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決與朱
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
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
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
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
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

君子之過一語出論語張篇
小人之過同上

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
雖或於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
如日月之食其夏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
也必文其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心事朱
子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皆以未悉鄙
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
以不待辨說而釋然無滯故今不敢縷縷以
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面陳口析斷亦未能

所請和刊本作折請全書及異本傳習錄皆作所請今從之

蓋文蔚名豹音畏是嘉靖五年八月書○據前後例則題下當有書字○年譜曰是年豹以御史巡按福建錢塘來見先生

云然此書曰春間則譜言夏者失考也○案異本傳習錄斷自是以下為中卷之四○異本文錄第二載之而無證倦倦二字及已期至靜地十字及復至無甚九字而板留之上有甚欲二字浣慰之下有可知一字與本傳習錄亦同 ▲倦倦一字彙謹也

答蕭又蔚

於紙筆間也嗟乎執事所以開道啓迪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寧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寧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止不敢有負於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秋盡東還必求一面以卒所請千萬終教

春間遠勞迂途枉顧間證倦倦此情何可當

也已期二三同志更處靜地板留旬日少效

其鄙見以求切劑之益而公期俗絆勢有不

能別太極快快如有所失忽承箋惠反覆千

餘言讀之無甚浣慰中間推許太過益亦將

掖之盛心而規礪真切思欲納之於賢聖之

域又托諸崇一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

淡交篤愛何以及是知感知媿且懼其無以

堪之也雖然僕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

快快一全書作快者非也

無甚一甚疑堪字誤然全書亦作甚

浣慰一浣與澣同音後澣垢也

天下信之一此卷七十一版億
逆之說及冠注詳之
不見是一易文言曰過世無悶
不見是無悶
謝謝一字重註薄也

媿辭讓爲乎哉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
千載之下與共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
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
人信之不爲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
之心豈世之譏讓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
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
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
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

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
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
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
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
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
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
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
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

下夫不獲一孟子萬章上思天
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
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

言而民一中庸云溥博如天淵
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
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
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
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
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
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際際傳傳考出則孟子盡心上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
遷善不知為之者也

夫不獲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為是而
以斲天下之信已也務致其良知求自謙而
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
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
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
之不庸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為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
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

許人之私論語陽貨篇
曰思許以為直者

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
陋之見狡偽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
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
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掩人之善而襲以為己
長許人之私而竊以為己直忿以相勝而猶
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忌
能而猶自以為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
為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

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無在於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為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為是病狂喪

備爾一詩經城風谷風篇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集傳云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

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激湍者呼號匍匐裸跣顛頓板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其傍以為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

為謂論語八佾篇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誥也
又憲問篇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又叔孫武叔毀仲尼云云
賢於子乎云云
又八佾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子知禮云云
又述而陳

入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況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又況於斬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為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為誥

司敗問曰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進之曰吾聞君子不當君子亦黨乎君
吳為同姓謂之巫巫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又東家丘一語魯人不知孔子聖人乃曰東家丘者
知之矣
又述而陳

事魯國大夫齊人歸女樂以阻之
欲殺之
又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述而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長門一又憲問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
荷蕢一又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曰鄙哉硤硤乎真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升堂一又先進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見一又雍也子見南子子路不說
欲往一又陽貨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

者有議其為佞者有毀其未賢誠其為不知禮而侮之以為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鄙哉硤硤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為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

云云○又佛胥召子欲往子路
不說云云 ▲為迂一子路篇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
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云云 ▲汲
汲一不息類 ▲遑遑一字彙
急也今案與皇同禮記檀弓下
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注猶
栖也 ▲不遑於暖席一班孟
堅答賓戲曰孔席不暖墨突不
黔○又韓退之諍臣論孔席不
暖而墨突不得黔 ▲吾非
斯一論語微子長沮桀溺耦而
耕一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
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云云 ○又子路從而後一君
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云云 ▲果哉一事見憲問篇 ○象山集要第一與姪
孫濬書曰孔子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負簣植杖之流刺譏玩慢見於論語者如此耳云
云 ○聖人不免於毀謗一卜卷二十八版叔孫武叔條可參考 ▲遯世一出身文字 ▲樂天一

心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寧以斬人之
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
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
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
亂大倫果哉未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
萬物為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
遯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
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

無入一出中庸 ▲道並一同上

之道為已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
是以徬徨四顧將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
公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
其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
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公其自私自利之蔽
一洗讒妬勝忿之習以濟於大同則僕之狂
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
不快哉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

傳習錄 卷中
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
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
具之在我而無假於外求矣循是而充若決
河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
為少其又能遂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號山
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
不宜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
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

孔子云語出憲問篇

忽然而一季子萬章上曰不若是
契註無惡義

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
同志方將請事斯語矣暇外慕獨其切膚之
痛乃有未能忽然者輒復云云爾咳疾暑毒
書札絕懶盛使遠來遲留經月臨岐執筆又
不覺累紙益於相知之淡雖已縷縷至此殊
覺有所未能盡也

二一里本文錄題下有戊子字
是嘉靖七年也先生于時五十
七歲是年十一月先生卒案年
譜是其十月之書也
節一字彙音帝審也

得書見近來所學之驟進喜慰不可言諦視

康莊一語雅道五達謂之康
六達謂之莊○柳宗元詩周士
舞康莊

聯一字彙音斬重賣也又鉗也
○集韻虛收物不實○祖庭事
死三○當作語作陷切被誑也

近入災方一軍務一案年譜茲
年二月平思田二州之名七月
破八寨斷藤峽十月疏請告畧
日臣自往年承之南嶺為炎毒
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滋甚其後退休林野稍就醫藥而疾亦終不能止自去歲入廣炎毒益甚力疾
從事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云云

數過其間雖亦有一二未瑩徹處卻是致良
知之功尚未純熟到純熟時自無此矣譬之
驅車既已由於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
曲者乃馬性未調銜勒不齊之故然已只在
康莊大道中決不賺入傍蹊曲徑矣近時海
內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見喜慰不可言
斯道之幸也賤軀舊有咳嗽畏熱之病近入
炎方輒復大作 主上聖明洞察責付甚重

不敢遽辭地方軍務冗沓皆輿疾從事今卻
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養病得在林下稍就
清涼或可瘦耳人還伏枕草草不盡傾企外
惟澹一簡幸達致之

來書所詢草草奉復一二近歲來山中講學
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
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
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

提撕一撕音西亦提義困學紀聞云字出詩抑箋

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
間講學卻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
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太集義若時時太用
必有事工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
即須勿忘時時太用必有事工的工夫而或有
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
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
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

驚一字彙腫與切意也師古云古者字前漢食貨志治鑄鹽

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
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卻
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箇勿
忘勿助此正如燒鍋飯鍋內不曾漬水下
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響出箇甚
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
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
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懸空去

耽閣一本耽作擔下卷二十一
二版耽閣此卷九十七版耽誤
皆同案耽擔音相通俗語詞猶
謂荷閣李退溪集十一云凡事
姑置不行謂之倚閣

做箇勿助濟濟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
工夫只做得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癡騃漢
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
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耽
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夫必
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
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
地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

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
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
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
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
不必更說箇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
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
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
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

不得於言，是乃告子強制其
心語見孟子浩然章
固大有功，孟子序說程子曰
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
二字其功甚多。

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
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
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
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
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為徹上徹
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
雖言若是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

攬和！字彙初極切推也扶也
格，字彙音各打也

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
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
工夫要不必攬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脗合
貫通者才須攬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工夫
未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箇
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
也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為致良知之
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箇勿

何香金
卷中
急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
徹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勿忘
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
釋牽附以求渾融湊泊而不曾就自己實上
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文蔚
之論其於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於致
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卻
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

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釋然矣文蔚謂致知
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
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爲
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爲定說教人卻未
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蓋
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
一箇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
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

益良知一來自一箇至發見處
一連當一氣讀之

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直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箇良知一箇直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卻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卻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

自有輕重厚薄一下卷三十七
版問木人與物同體條把手足
揮頭目之譬說得明詳
所謂一程子曰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非中大學或問亦載之案程子以事物言之王予以心理說之也

能致卻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卻本原著在支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箇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箇雖則只是一箇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即

語大一二句中庸語
孟氏一生乎下云徐行後長者
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
夫徐行者意人所不能故所不
為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

已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
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
天下莫能破者也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不容
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
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
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即自然無不是道蓋
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但

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
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
一箇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
無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
已矣此所以為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
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文蔚云欲於
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就自己
用工得力處如此說亦無不可若曰致其良

明道一語出學而為德

億逆一見上

旁行一易上係辭考行而不流

樂天知命

商防一孟子告子下桓公五命

曰無曲防云云然非此義禮記

坊記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

命以坊欲陳注坊與防同言君

子以道防民之失猶以隄防過

水之流地恐是此義云委曲防

禦也

惟濬之言一和版文錄第五與陳惟濬書

近得曩又蘇書知入漳患難困苦之餘所以動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者宜必有所進養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放過也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

良知二字尤簡易明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

知之真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

亦無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

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

則不可其說是矣億逆先覺之說文蔚謂誠

則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其善甚善間有攙

搭處則前已言之矣惟濬之言亦未為不是

在文蔚須有取於惟濬之言而後盡在惟濬

又須有取於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則亦未

工者絕以皆緣見得良知未真又將致字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處云云

察邇言一中庸子曰舜其大知

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詢爾莠一詩大雅板篇曰先民

有言詢爾莠先民古之賢人

也芻蕘采薪者

罪一字彙古語切音卦礙也

免各有倚著之病也舜察邇言而詢芻蕘非

是以邇言當察芻蕘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

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罣礙遮隔處此

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著意必其知便小矣

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著實用

工夫卻須如此方是盡心三節區區曾有庄

知學知困知之說頗已明白無可疑者蓋盡

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

盡心一說見于上卷之中版中

卷之七版至此益明備矣公味

其意盡

說厥壽不貳修身以俟而存心養性與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養性事天者雖未得到盡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裏做箇求到盡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說厥壽不貳修身以俟而厥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譬之行路盡心知天者如年力壯健之人既能奔走往來於數千百里之間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穉之年使之學習步趨

於庭除之間者也厥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如襁抱之孩方使之扶牆傍壁而漸學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間者則不必更使之於庭除之間而學步趨而步趨於庭除之間自無弗能矣既已能步趨於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扶牆傍壁而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然學起立移步便是學步趨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便

知之成功一中庸云及其知之
一也又云及其成功一也是合
說二句

專心一孟子生乎上突之為數
為小數不專心致志則不得

是學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其固非有二事
但其工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絕矣心也性也
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然而三者
人品力量自有階級不可驟等而能也細觀
文蔚之論其意似恐盡心知天者廢卻存心
修身之功而反為盡心知天之病是蓋為聖
人憂工夫之或間斷而不知為自已憂工夫
之未真切也吾儕用工卻須專心致志在死

壽不貳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盡心知
天功夫之始正如學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
千里之始吾方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而豈
遽慮其不能奔走千里又況為奔走千里者
而慮其或遺忘於起立移步之習哉文蔚識
見本自超絕邁往而所論云然者亦是未能
脫去舊時解說文義之習是為此二段書分
疏比合以求融會貫通而自添許多意見纏

耶一本作擔首漏

繞反使用工不專一也近時懸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能耽誤人不可不滌除耳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曾著實用工然後能為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人或意見不同者還是良知尚有纖翳潛伏若除去此纖翳即自無不洞然矣已作書後移臥簷間偶遇無事遂復答此文蔚之學既已

證謬 孟子萬章上證謬然命之乎註謬謬

此卷一本以答人論學書為第一以答周道通書以下為第二

答歐陽崇一書以下為第三答垂文慈一書為第四則蒙之前載之志說一條合為第五於終書右門人南大吉錄七字據

得其大者此等處久當釋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愛之厚千里幾人遠及諄諄下問而竟虛來意又自不能已於言也然直慙煩縷已甚特在信愛實不為罪惟濬處及謙之崇一處各得轉錄一通寄視之尤承一體之好也

右南大吉錄

譜曰大吉取先庄論學書復增
五卷見嘉靖二年則是似為得
之焉然卷首德洪小序言摘錄
先師手書八篇而歷舉之而未
及立志訓蒙之二條而所謂五
卷者亦未知其元本否則恐
後人所增而非元善之舊矣然
訓蒙篇收於此書既尚矣而於
其蒙養之正最不可欠也至立
志說又直指精切無有過之者
而學者固當務之第一義與
故從異本之次第而共存之但
右南大吉錄之五字則從通行
印本存之於此云○大吉即元
善也

此處有模糊的影印文字，內容難以辨認。

立志說出和刑文錄第八題下有「多字是正德十年而先庄四十四歲在南京」

守文一龍山公第二子案世德
配海日翁行狀先庄之四子長
守仁次守儉次守文次守章

示弟立志說

子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
其語使時時觀省且語淺近其辭則易於
通曉也因書以與之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
徒事培植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
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
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

程子伊川語近思錄為學及論
語集注載之

與其學人苟誠有求為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安在哉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為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

考諸古訓一書經說下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為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為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辨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

記曰一是禮記學記語

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
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
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
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
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於
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
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

五一出論語為政篇

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
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
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
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
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
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
處而不以立志為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

志氣之帥一孟子公孫丑上語

捕捕一考出上卷

傳習錄

卷中

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鷄覆卵
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
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
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
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復退聽一毫客氣
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復消除或怠心
生責此志即不急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燥
心生責此志即不燥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

責此志一近思錄為學類明道
先生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
只可責志

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
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
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
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
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
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太
指無或必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

傳習錄

卷中

符契一字彙契合也刻也終也
○孟子離婁下若合符節注符節以玉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若合符節言其同

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為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為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

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齊約忠恕等說無不昭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

訓蒙一書譜止德十三年四月
此書下自此事可參考

傳習錄
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
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
知古人立教之意哉人抵童子之情樂嬉遊
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
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
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
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
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

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
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
道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
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
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
所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
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
潛消其鄙吝默化其麤頑日使之漸於禮義

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
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樵者日惟
督以句讀課做責其檢束而不知道之以禮
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
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
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
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
驅之於惡而求其為善也何可得乎凡吾所

卷之五
是年三月乞致仕不克
事見年譜
改廢一孟子盡心上天匠不為
拙工改廢繩墨
蒙以一易象象傳曰蒙以養正
聖功也

以教其意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為迂
且吾亦將去故特叮嚀以告爾諸教讀其務
體吾意永以為訓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
繩墨庶成蒙以養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教約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讀以次遍詢諸生
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真
切否溫清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

一應一俗語中卷四十九版一
應松心同

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
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
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
加勉教讀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
各退就席肄業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
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曠久則精
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庄多寡分爲

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斂容肅
聽每五日則總四班誦歌於本學每朔望集
各學會歌於書院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
毋忽而惰毋沮而忤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
之迂緩修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體貌習熟
德性堅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詩每間一日
則輪一班習禮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觀習禮

之日免其課做每十日則總四班通習於本
學每朔望則集各學會習於書院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一二
百字者止可授以一二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
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
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細繹反
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
聰明日開矣

神而明一易上係辭文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
課做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
類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
無暇及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
此其大畧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傳習錄卷之中 終

